◎自然文字

孤鸟

□ 龙仁青

本期华文作品推出4篇作品。龙仁青《孤鸟》从一只红尾鸲幼鸟写起，联想到格萨尔王和自己的幼年经历，母爱的缺席与回归让作者意识到，年少时经历的苦难和挫折终将是生活最珍贵的赐予。王慧俊《老家的味道》写作者的返乡见闻，老家牛家营子镇乡亲通过种植药材发家致富的经历让作者真切感受到今日农村的魅力与生机。刘泷《大红袍》写俗世奇人孔远的两绝——雕艺与相石。卖掉鸡血奇石“大红袍”捐给村民建新房的壮举更塑造出他急公好义的品格。徐剑飞《敬礼·国旗》表达作者对国旗的敬意与对祖国深沉的爱。

——编 者

红尾鸲　　图片来自网络

在祁连县城，县人民医院及相邻的县藏医院门前的绿化带里，人工种植的青草茂密而葱郁，散发着因营养过剩而显得过于浓烈的墨绿光泽，光泽并不明亮，有一种养尊处优般的羸弱——这似乎是所有被人工豢养在城市里的花草共同的特点。草地上散乱地种了一些青海云杉的幼苗，应该是今年刚刚种上去的，它们枝干纤细，不及一人高，看着更像是一丛丛的灌木。

我就是在这儿看到那只红尾鸲幼鸟的。它正在草丛里觅食，对过往行人毫不在意，人们对它也视而不见。我发现它时，手中刚好拿着相机，便急忙停下来，架好三脚架，把镜头对准了它。因为我是人群中唯一一个停下来的人，它这时表现出了几分警觉，暂停觅食，背对着我，却又把头扭过来看我和相机镜头。我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操作着相机，等待它做出一些小动作，比如扑棱一下翅膀，或是张开嘴喙鸣叫一声，再按下快门。但它没有这么做，依然保持着刚才的姿势。我等了一会儿，见它依然没有摆个“Pose”的意思，便直起身来，试图让镜头再靠近它一些。它注意到了我，就在我移动相机的一瞬，从草地上飞起来，落在了一株青海云杉的枝桠上。由于树枝树叶的遮挡，我只好再次移动三脚架，想找一个便于拍摄的角度，就见它又飞到了另一条枝桠上。它的动作有些笨拙，还没有真正学会飞翔，或是还停留在蹒跚学“飞”的初级阶段。如果有意要捉住它，一定易如反掌。看着它可爱又可怜的样子，我判断，它还停留在需要大鸟哺育的阶段，对于“打鸟”（注：用相机拍摄鸟类）的人来说，只要守住小鸟，一定会等到大鸟飞来喂它，就可以拍到大小鸟“同框”和大鸟哺育小鸟的动人画面。这是“打鸟”者的经验之谈。于是，我决定在这里等候。

很快，十几分钟过去了，却没看到大鸟飞来。

那一天，我就这样等着这只红尾鸲幼鸟的爸爸或妈妈，但它们一直没有出现。慢慢地，小鸟开始对我和镜头放松了警惕，又飞到草丛里开始觅食，甚至还飞落到非常利于我拍摄的一条树枝上。

大鸟始终没有来，我也没有继续等待下去。

后来好几天，我屡次路过这里，都发现它在觅食，却从没看到过它的父母。于是我猜测，它可能是被父母放弃的一只可怜幼鸟——鸟儿们在养育后代时，总是依循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在食物匮乏又无暇养活每只小鸟时，它们会放弃身体相对羸弱、难以抚养的那一只。看着这只小鸟，我也在想，如果它真是幼鸟群里不幸的那一只，它的父母还是教会了它如何觅食，留给它一线生机。它们似乎也明白，在这样一座边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都秉持着不杀生的理念，与其把它放在野外，不如就这样放在人群稠密的地方，它活下去的机率更大。

这只红尾鸲幼鸟，翅羽尚未丰满，羽毛的色彩应该比它的爸爸妈妈暗淡得多，看不出来是一只雄鸟还是雌鸟。它还那么小，没有完全学会飞翔，埋头于草丛之中，认真地觅食，那神情近乎执著。于是我想，如果幸运之神的眷顾让它与死亡擦肩而过，它长大了，会不会循着某种记忆找到父母？遇见那个与它孵化于同一鸟巢的兄弟或姐妹——它们得到了它所失去的一切。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它会怎么想？是感恩还是怨恨？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约翰·巴勒斯说：“比起四足动物，鸟类显露出了更多人类的特征。”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把这只鸟儿置换成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少年，他会怎样呢？

我想起了小时候老人们讲过的格萨尔王的故事。

格萨尔幼年时叫觉如，他从天界投胎到人间，诞生在一个君王之家，这家君王的女仆成了他的母亲。出生不久，他和母亲就被君王的妃子赶出了家门，他们只好来到一片叫玛域的草原，搭了一顶透风漏雨的破旧帐篷，每天以捕捉鼠兔、采挖蕨麻度日。这位在天界享尽了荣华富贵，整日沉醉在锦衣玉食的神子，从此受尽了人间的饥寒交迫。

但，他有他的母亲时刻陪伴在身边——只此一点，他就拥有了一切。正如《格萨尔王传》里描述的那样，他能够用他从天界得来的神通法术，让母亲煮在锅里的蕨麻变成天界的美食——如果我们剔除其中的神话色彩，或许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母亲的陪伴，在母亲慈爱的光芒下，即便是从山上采来的野果，也有着珍馐美馔般的味道。

只此一点，觉如的幸福就大大超过了这只可怜的幼鸟。

觉如就这样长大，在清贫和母亲赐予他的慈爱里，从一个少年成长为大白岭国的君王。在一定程度上，恰是与母亲度过的那一段苦难日子，成就了他日后的辉煌。

我也想起了我的幼年。

大概两三岁时，我就被送到舅舅家里，交给尚未出嫁的小姨抚养。这是因为我刚满一岁，妹妹就出生了，母亲不能照顾好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就这样，我开始在舅舅家里生活，从牛羊遍布的草原来到了长满庄禾的农村。

或许是因为年幼，或许是因为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对于那一段往事，我唯一记得的，是对母亲的思念。

母亲接我回去时，我已四五岁了。

阳光正好，照在舅舅家的小院里，院中鲜花亮亮地开着，艳丽而耀眼。依稀记得，我骑在一把铁锹上，那是我的座驾，嘴里不断发出“驾驾”的声音。正在这时，母亲在几个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小院。母亲浑身的“光芒”高过了那些花，在那一刻鲜花也暗淡了下去。

“这是你的阿妈，快叫！”有人对我说。

“快叫阿妈啊！”母亲也呼喊着我的乳名对我说。

在七嘴八舌的招呼声中，我即刻做出了坚决不叫阿妈的决定，小小的心里充满了悲喜交集的情愫。我骑着我的座驾，嘴里“驾驾”地叫着，跑到了一边。

舅舅家有一只大公鸡，很强壮，也很厉害。只要有陌生人走入院子，就会扑上去啄。母亲原本是从这个小院嫁出去的，但如今她在大公鸡眼里也成了陌生人。那一天，母亲走出簇拥着她的人群，径直走向我，想把我抱起来时，那只大公鸡冲向了她，我似乎是本能地扬起了铁锹，让这胯下的座驾瞬即成了驱赶公鸡的棍子，大公鸡惊叫着，扇动着翅膀，连飞带跑地躲开了，我也乘机跑向另一边。

母亲在舅舅家住了几天，我一直没有让她抱我，也没叫她阿妈，但心里的暖意却在慢慢升腾，第一眼看到母亲时的那些委屈也早已烟消云散。我知道她要带我回家，回我自己的家。那几天，只要母亲出门，我便紧随而去，为她挡住那只大公鸡——在大公鸡眼里，比起我的母亲，我才是家里人，尽管我弱小无力，但它从不啄我，只要我做出一个驱赶它的动作，它便立即走开，给足了我面子。而每次，我都会得到母亲的连连夸奖，她还说“等回到草原的家里，那里有狼有藏獒呢，你也要挡住它们啊！”

我认真地点着头。

几天后，我跟着母亲踏上了回家的路，我至今记得母亲紧紧抓着我的手，领着我走出舅舅家大门的那一刻。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母亲的手却微微发凉，让我感到非常舒畅。后来的后来，当我有了女儿，我就喜欢那样领着女儿走在路上。有一次女儿告诉我，爸爸的手是“冰丝手”，冬天热，夏天凉，我即刻想到了母亲的手——在后来的记忆里，母亲的那双手总是牵着我。也曾在草原上遇到没有拴着的藏獒扑来，但冲上前去唬住它的，不是我，而是母亲。

不仅仅是这些，母亲和小姨还赐予了我有关爱和勇敢的最初启蒙。

几天后，我再次路过那里，却不见那只小鸟了。我想，它一定是学会了飞翔，从此离开了这里。也许，它去找它的父母家人了吧。我又想，如果这只幼鸟有一天真的见到了它的父母家人，那一刻，它也会和我一样，心里小小的委屈慢慢升华为一种暖意吧，那是涌动在血脉之中永远不变的亲情。在怨恨与感恩之间，它一定会选择感恩，因为它如今的成长和独立，其实都是父母家人的赐予。

是的，是赐予。

《山野农家院》　　曾 军绘

◎庆祝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中国纪实

老家的味道

□ 王慧俊

前段时间，我回老家准备写点东西。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牛家营子镇西山村是生我养我的家乡，因有着多年种植中药材的历史，颇有名气。

我最初是农村户口，中学毕业后多年跟随父母在那些平整、开阔、肥沃的药材基地里劳动过，直到现在还能准确地说出“八十亩”“东大地”“小河套”等地名。

在“八十亩”地里劳动的人们大部分都不熟悉了，李树利和王东江是我从小的玩伴。他俩见我来了，忙放下手里的工具迎过来和我搭话。

“你俩今年又种什么药材了？”我走上前握手问道。

“我比去年多种了二亩北沙参，少种了一亩黄芪。”李树利笑笑说。

“你呢，东江？”

“我这里有一亩半二年生的桔梗马上就要挖完了，去年打点籽卖。今年只种了三亩地的北沙参。”东江指点着自己的地告诉我。

“这些年种植中药材，你俩都成百万富翁了吧？”我笑看着他俩问。

“我不如树利，人家才名副其实，不仅盖上了四间新房，还在山上盖了几十间猪舍，养了一百多口猪，一家五口人生活有滋有味的。”

李树利觉得王东江过高宣传了自己，摊开手指计算着和我说：“王东江两个儿子两处新房，自己还盖了一处楼房，算一算他的年收入，是全营子的大户了。”

记得40年前，我在“八十亩”这块地里留下过无数的脚印和汗水。承包土地的第一年，我和妻子高兴地种植了一亩二分地的桔梗，但由于不会侍弄，才收入2000多元，比别人家少了1000多元。

关于土地种植，我确实是个门外汉。但之所以对种植桔梗感兴趣，因为它开花特别好看，花瓣呈紫色五角星状，俗名“包袱花”和“苦根花”，朝鲜人叫它“道拉基”，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桔梗谣》唱的就是这种植物。因此鲜族人家家把桔梗制成泡菜吃。让我难忘的是，种地时，父亲悄悄留下一把桔梗籽，把我家房前房后和树根下都撒上了。初夏一到，绿莹莹的桔梗便笑脸一样绽放着，把我们的小院装点得特别好看。

李树利笑我是个拿书本的料。他说，种药必须要讲科学，从春种到秋收每一项活计都要精益求精。比如种植北沙参吧，需要在年前农历的大雪节气里把种子选好，然后清水浮选干净，用布袋包好冷冻起来，直到第二年清明节才拿出来播种。播种前必须把土壤翻松整细，将农家肥均匀地撒入地里再翻松，土壤的温度在零下二三摄氏度适宜播种，种子的深浅一定要适应白天太阳的光照。播种完后，地面要压实，既防止种子透风不宜发芽，又要防止虫害。

这些年通过种植药材，农民确实富裕了。我们整个营子彻底脱贫，再没有一家贫困户。现在全村盖新房，买新车，修新路，出国游不再是新鲜事。

牛营子镇有着300多年的种药传统，早在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就建有“药王庙”。相传1784年，乾隆皇帝狩猎至此，望药花赏心悦目，闻药香沁腑醉人，遂赐地名“药王村”。

桔梗花　　图片来自网络

从此家家种药，户户得益，历久不衰。

这里过去的确有过“药王庙”的称谓。记得我十多岁时去姥姥家还见过古色古香的“药王庙”呢。庙院不大，松柏挺立，庙前的石台上塑着一位身穿黄袍、手拿药签的老者，冉冉的胡须下，有一只仙鹤展翅欲飞。有人告诉我说老者是药王孙思邈，是驾仙鹤顺锡伯河一路而来的。

锡伯河，是我家乡的母亲河。清清的河水，四季流淌。在它的灌溉下，全镇两岸的土地由薄变厚，由黄变黑。也可能由于药王到来的缘故吧，人们种植中药材后，很多药材成了餐桌上的食品，不仅家家户户的大人孩子常年无灾无病，就连牛羊猪马吃完中药材的花叶和茎秆也膘肥体壮，肉质鲜美。

说话间，李树利气喘吁吁地跑来，他把几个装满物品的塑料袋递给我说，这就是当地的纯中药产品。看着眼前具有特殊功效价值的土特产品，我决定暂时不走了，同乡亲们好好唠一唠，写写家乡的故事。

◎小小说

大红袍

□ 刘 泷

小镇小，但有个人的名气不小。

他叫孔远，总是笑眯眯的。下颌一丛恩格斯一样很绅士的胡子。面膛微红，恍若蒙古汉子酒后的酡颜。

孔远开一石屋，名曰无我斋。

奇人立世，总要有过人之处。孔远亦然，他有两绝。

一是雕艺，几乎无人匹敌。无我斋里，摆有他不肯脱手的石雕作品。一件是“甜蜜”。料子为普通巴林石，但他雕工高妙，化腐朽为神奇，居然出现动感的效果。玉样的蜂巢有蜂蜜溢出，有蜂蛹蠕动，有工蜂忙碌，六棱型的窝眼以及封口蜂唾构筑的凸凹，纵纵横横，形似、神似。竟然有真的蜜蜂嘤嘤飞来，徘徊、盘桓，又快快离去；一件是他用彩石构思的蜗牛巧雕，冠名“安居乐业”。无论是伏卧的枯黄菜叶，还是背着硬壳爬行的淡蓝蜗牛，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竟有一只真的淡白蜗牛不知从何处莫名其妙地爬来，和他制造的石头蜗牛做了十几天的伴，不肯离去。

相石，是孔远又一独家秘笈。

一次，他携朋友到一家新开业的石头城溜达。面对林林总总、千姿百态的巴林美石、奇石、彩石、图案石，巡视一遭后，他便指着一块面包大小的鸡血石悄悄说，这块石头的价钱绝对标错了，少一个“0”，应是6万元。

朋友不信，觉得那块鸡血石尽管有红艳血丝，但底子发乌，其貌不扬，标价6000元已经不菲，再说，店主又不是傻子。

孔远像变魔术一样从衣袋里拿出一沓百元钞票，摇了摇，对那守摊的女子说，丫头，请把这块石头给我包上。

女子便拿着钱去找老板。

不一会，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士匆匆走来，一脸歉意地说：对不起，先生，这块石头的价钱标错了，不是6000元，而是6万元。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孔远得意地笑了。说，我说嘛，什么石头能逃过我的眼睛！

事后，朋友开玩笑说：那个老板是不是你的托儿啊？

孔远说，什么呀，我开石头店，是为赚钱，不练就一副火眼金睛，成吗?!

最让人叫绝的，是一次他在巴林鸡血石拍卖会上的表现。

各色美石、奇石的爱好者、收藏者、店家纷纷赶来，集聚一堂。

他们像鸭子一样，伸长了脖子，手持号牌，盯视着前台手持槌子的人，以及他面前摆放的一块并不出色的石头。

其石粗如男人拳头、长有尺许，表皮暗黄，浮现斑斓色泽，如同破晓之朦胧云层，算是一断藕样的璞玉。

然而，真是邪门了，众人都眼盯着这块石头，一副感觉良好、志在必得的架势。

随着百元、千元地往上加价，从起价10万元水涨船高到了20万元。终于，有人将价钱推到了25万元。立时，众人目瞪口呆，场内鸦雀无声。

此时，孔远却令人猝不及防地举起了号牌，沉稳而自信地说，我加3万元，28万元！

所有人都傻了。

人们面面相觑，纷纷摇头，说孔远这小子是不是疯了？

他却依然笑眯眯地端坐在那里。

时间一秒一秒流走，人们都像被孔远掌控了一样，大脑一片空白。但是，主持拍卖的人是冷静的，他倒读了秒数之后，一锤定音说，成交！

结果，孔远将买到的石头打磨、抛光之后，令所有爱石之人都瞪大了眼睛：石头几无瑕疵，它红艳欲滴，血色连成一片，宛若娇艳牡丹！其美艳、灵动、飘逸、妖娆，堪称千载难逢、举世无双。

这样，巴林鸡血石家族一个新石种——大红袍诞生了。和一种高贵的茶叶同名。

孔远锯其三分之一，就卖了90万元，其余的一部分有人出200万元，他坚决地摇了摇头，说什么也不卖了。

这之后，孔远心无飞扬之波，面无得意之色，依然该干嘛干嘛，盘桓于无我斋，雕石、把玩。

前年，家乡铜台沟村书记找到他，说要搞脱贫攻坚移民搬迁。孔远说好事啊！铜台沟是地震带，1976年唐山地震，这里就裂了一条长长的大口子。咱们选个新址，建新村，建高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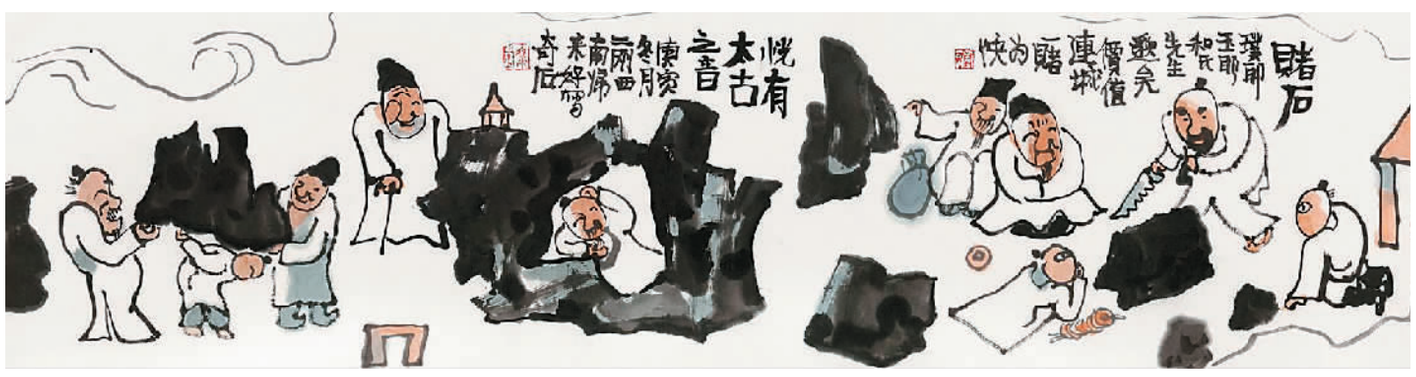
书记叹口气，说，上面拨款有数，别说建高楼，建新村都不够！

孔远说，建设家乡，义不容辞。这事，我来想辙！

他把那段大红袍卖了，300万元。

全部捐给了村里。

楼的形状是按那段藕样的大红袍设计的，殷红的颜色，书行楷体三字：“大红袍”。



《赌石》　　刘二刚绘

敬礼国旗

□ 徐剑飞

碧空如洗
猎猎国旗
尽情地挥洒着
来自东方祖国的晨曦

热血里涌动着庄严
我向眉梢崇高地抬起右臂
敬礼，澎湃的波涛
敬礼，鲜红的国旗

祖国，你看到了吗
为你争光添彩
我们奋斗不息
异国他乡的每一次经历
因你而惊喜

祖国，你能听到吧
我倾诉的思念
情感是多么真切
内心深底的每一丝眷恋
直抒胸臆

我要把知识和收获
满满地刻录进记忆
为报效祖国
竭尽全力

我心中升腾着神圣
初心不改，坚定主义
永恒的忠诚
是我生命的主题

重诵尘封的誓言
挺挺胸，一身豪气
为使命而奉献全部
我依然在所不惜

红霞扑面
海风习习
祖国，我爱你
飘扬吧，国旗